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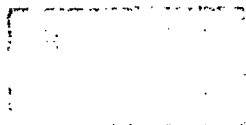
狂瀾叢書第三

我離開十字街頭

培 良 著

上海光華書局印行

2322
1001/0225



狂 騷 叢 書 第 三

第 一 種

我 離 開 十 字 街 頭

培 良 作

上 海

光 華 書 局 印 行

1 9 2 6

我離開十字街頭

因為偶然的機緣，我跑到上海，而在那兒病了。

我是一個對於醫院沒有好的感情的人，但因為朋友們的好意，我終於跑進了醫院。兩個星期便消磨在病的寂寞中。

醫生禁止我白天起來，又禁止我看書，於是我便非常疲倦，晚上不能安睡。跟我同房住的一位，他患着激烈的咳嗽同吐血（但是我從醫生知道他的病是由於過度的勞作和外部損傷合成的），不能讓他有一刻的睡眠。所以在晚上同是不寐者，我們便開始談話。他告訴我，他在三月以前由北京到 H 省，想要作一點事，但是他的事失敗了，其結果是他得了現在的病。

我的病漸漸好了，而他的却日見沉重。

一天一天地我變得更為喜歡他。每天晚上，醫院裏人靜以後（我們是住的三等病房，所以晚上不會有看護婦之類來擾亂我們的，雖然他的病非常沉重）我便悄悄起來，坐在他的床邊，開始我們輕微而延緩的談話，或者我給他一點點小的幫助。

我知道他是一個反抗者，虛無的反抗者。他向我

伸訴出他一切的憎惡與忿怒，以及他那吐向一切的憤攻。但是我非常愛他，因為我在他強有力的憤恨後面，發現更強有力的愛來。我每每從夜的微弱的光底下，望着他蒼白的面孔，聽他吐出輕輕的但是恐怖的字詞，我好像看見復仇之神站在我面前，從他偉大的愛裏面發出無極的忿怒呢。

這樣度過兩個星期，我的病好了；臨出院時，他給我一卷稿子，向我說：“這是我最近的一段雜記，也便是我最後的雜記——我的病是不會好了的，我並不理會。你是常常作點文章的，所以我請你把這卷稿子整理一下，修改一下，找一個發表的地方，以便給我僅有的幾個朋友看。”

出院後第三天，我才看他的稿子。那是在不同的時期寫在各色各樣的紙上的潦草東西；我細心地讀了一遍，在裏面發現他的深而強的情與怒。以下是他的原文，我只改了幾個顯然的別字，其餘都仍舊，並且拿他題在卷頭的一句話“我離開十字街頭”作為篇名。

接着我去看他，醫院裏告訴我他被他的朋友們接出院去了，在他十分沉重的病中——但是我從來不曾知道他有什麼朋友在上海。我再無法知道他的消息，只是，只是謹祝他極平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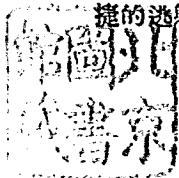
培 良

“我離開十字街頭，人的潮流在我後面奔走。”

一千九百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清清的早上，我提着我的棍從北京走了，同我走的有L.T.君。

我走的時候，沒有幾個人知道，前一夜L.T.在我那兒住宿。早上五點鐘，我們已經起來了，悄悄地走出我的公寓，我僅有的少數行李，幾本破書，通通棄掉，只帶了一床破被，同時刻不離手的我的棍。公寓裏大概尚欠二十來元錢，賣報的也欠五六元；而我竟沒有告訴他們。我走以後，大概他們在罵我的。要是他們除掉罵以外再沒有旁的的方法，也不妨使勁地罵一會，因為這尚表示着一點僅有的反抗呢。

爲什麼我要跑出北京？這個我自己也說不出很多的道理。總而言之：我已經討厭了這古老的虛偽的大城。在這裏面游離了四年之後，我已經刻骨地討厭了這古老的虛偽的大城。在這裏面，我只看見請安，打拱，要皇帝，恭維執政——卑怯的奴才！卑劣，怯懦，狡猾，以及敏捷的逃躲，這都是奴才們的絕技！厭惡的深感在我口中，



好似生的腥魚在我口中一般；我需要嘔吐，於是提着我的棍走了。

早上五點鐘，我捲着被子，趁公寓伙計尚未起身時，同L.T.出了門，一直跑到N.G.那兒。他本來預備與我們同跑的，但因為臨時發生變故，——他的女人養一個孩子，中途一段X軍隊所駐紮的地段他過不去等等——不能不留下了。他同我們走出門前，說：“我送你們到L.鎮罷，”這聲音裏面，很帶一點淒涼的韻味了。本來他十年的軍隊生活，好幾次的血戰，一團軍隊戰到只剩十三個人，他不曾退縮過。而這一次，他竟不能與我們同走，這大概是他生平的第一次罷。“不必了。我們找着S.之後再給你來信，想法子讓你去。”他用他巨大的手默然握了我的手，又握了L.T.的手，默然轉回去了。我望着他粗壯而黑的身軀，以一種比平常緩慢的，仍然帶着行伍姿態的步伐走回去。一個鐵似的剛毅的軀體從我面前消失；影一般的，從黑夜中走到黎明，於是消滅在光裏面了。我們走着，街上的行人還很稀少，這使我很喜歡，因為我可少看到一些奴才的面孔。

我們出發的目的地是H.省。那雖然也是一個很古老的地方，是儒家同道士的奴隸文明的出產地；但因為那裏也是梁山伯的所在處，兵同土匪的故鄉；我們想，從

那裏或可以發生一點強悍的野蠻的運動，或者可以表現一點自我底固執的發展。爲這種朦朧的希望，不如說是一種隱微的但是深刻的誘引，使我們從這古老的虛偽的大城裏面走了出去的。生的慾望，力的要求，野蠻的但是康健的行爲，原人似的生活，這便是我們出去的目的。晨光熹微中，我們走到城樓底下。這過去的紀念物以牠深黑的巨影向我們壓迫；而我們，僅只給了牠以輕蔑的一瞥，便走過去了。這時候，北京正陷在戰線的包圍中，奉軍的飛機按時來北京施行恫嚇，大炮以牠沈着的巨聲震動一切，北京的市民都仍然在沉睡中，毫沒有驚恐，除掉恐怕一粒不意的炸彈從空中落下來把他的生命毀掉以外。他們是預備着承受一切壓迫的。奴隸們所需要的是一個主人，却並不問那個主人是誰；他們只要有可以咀嚼的草料，便馬上把所挨的鞭子忘記了。

然而我們到底受了一點軍閥們的賜與，京漢，京津，兩條路都斷塞了，我們的路線只好由E城轉Y地方，繞一個大灣子。從城門外。由驢背上運到L鎮，再預備沿鐵路一程程走，去碰南下的火車。

到L鎮，稍微休息了一下，又起程到M縣。當我們走過大河橋時，一隊灰色人來檢查我們。他們一共六個，圍在橋口上，用一種僵直的口吻向我們問：

“那兒來?”

“北京。”

“那兒去?”

“○城。”

“你們是幹嗎的?”

“我們是學生。”

L.T.在我的前面，他們叫他解開衣服驗看。這時候，我感到很大的侮辱。我緊捏着我的棍，但這僅只是一根棍，並不是槍，我不能反抗他們。檢查過L.T.之後，旁邊忽然一個灰衣人說：“不用看了，讓他們去罷。”於是我幸而不用解我的衣服了。但是剛上了驢，後面又一個僵直的聲音叫着：

“下來!”

我跳下來，我的衣服在鞍上掛了一下，撕破了。我惟一的一件衣服，傷了；這損失，我很不會忘記的！他們又檢查了一次我們的一個小提箱，這才讓我們通過。

我們經過了一塊河沙的淤積地，駝子的蹄打起重的沙塵來，正午的陽光也很有些灼然了，雖然春天還未曾終了。

“鐵甲車呢。”趕腳的指給我們看。在我們的右前方，一帶小的沙邱後面，有一列深灰色的東西。我只看見一

列深灰色的東西，像一個憤怒的人瞪視着的眼睛，像一個毒狠的心！“前幾天還有更大的呢，現在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趕脚的又說。這時候又有兩輛長途汽車從我們旁邊馳過，趕脚的告訴我們說：“這是外國人的，繞着道子到T.S.去的，外國人的，誰也不敢動，就是軍隊也不敢動他們呢，弄壞了他們一件，要賠十件的。”我默然沒有作聲，隨着滯重的驢子脚步，我的心也滯重了。

到M縣，恰好趕上了一趟火車，我們便附在上面走了。但是，這所謂列車者，僅只是一個不很康健的機車，拖着二十來輛破碎的箱車，沒有頂蓬的，車底是滿積着草屑同灰土垃圾。我們化了三等車的票價，只得這種髒到不能坐下並且要受太陽曝曬的，顛振得很厲害的貨車，然而我們滿意了，因為我們沒有旁的方法可以走。

我們所上去的是一輛盛煤的矮車，乘客並不很擁擠。我同L.T.拿一塊氈子舖在車箱的一角，坐下了，旁邊坐的兩位灰色的朋友，前面是一個病者——其實當初我並不知道他是病者——對面一個中年婦人，帶着一個胖胖的孩子，車停的時候老是哭着，其餘還有十多個鄉下人。

車在所宣布的時期以後一刻鐘開了，大約在下午一點鐘，我們很歡喜，然而在途中車都走得很慢，並且隨

意停頓，並且停得很久。

我前面的那位朋友，不久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服飾，完全是普通北方無產階級的樣子，照例是污穢而不整齊的。天氣已經熱了，而他仍穿着冬天的衣服，也如普通的北方無產階級一樣，任牠們披散着。他的臉子像河南型，在上面你可以讀出遲鈍和誠實來。他的眼睛很大，散漫着異常的弱光；眼膜上露着血管，旁邊堆集着分泌物。從這裏你可以知道他不僅是個眼病者，精神上也刻着很重的傷痕。他一到車上，喃喃地自語着，把車票放在帽子裏，便蜷伏着睡了。風從前面吹來，打在車箱上，又返射回去，帶着塵土同煤屑，都吹在他身上，把他的身體幾乎全遮蓋了。

因為受了車箱的振動同太陽直射，我也有點倦，但是睡不着，而車忽然停了。大概是受了這車忽然停頓的刺激，那位病的朋友——恕我這樣稱呼——醒了。他坐起來，顯然是感到不舒服，怒了，雖然完全不能明瞭他怒的原因。“他媽的，哼，我從先有錢的時候——”底下的話，我不能聽清楚。隔了一會，他又喃喃地罵：“哼，這個樣子！我從先的時候，敢？他媽的！”不久以後他又睡着了。以後他還不時醒來，喃喃地罵一會，又睡着了。

呵，看到這樣的病人，我的心是怎樣沉着不歡呵！他

的病，顯然是社會給他的創傷，顯然是被壓迫的結果。他已經走到人生的道路上去了，而惡的勢力把他打倒，使他依然一無所有。他受了虐待，受了逼迫，而沒有報復的方法，所以他儘是罵，儘是罵。而他的罵，並不是對於某一個人，是對於社會的全體。好像要把他從先所受的，一一從罵裏面發洩了似的。然而他只是怎樣一個弱者呵！除掉罵，他已經沒有別的武器了；而我却不復需要罵，因為“千夫所指無病而死”的社會是只會在淺薄的樂觀者的理想中才有的呢。

夜色來了，到C城大概才走了一半。我迷迷朦朦地睡了一會，病的朋友不知道什麼時候走了。雖然他所有的只是弱者的反抗罷，然而終久是反抗呢。這罵聲，已經是我出北京第一次聽到的了。他從什麼地方來的，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完全不知道，而我的心中始終印著一個被一切壓迫而向一切反抗——雖然只是弱者的反抗——的一個不知名的人的印像。我覺得他將永遠是我的朋友。現在，我祝福他的病好了，我祝福他向一切咒罵的怨語將變成綏惠略夫的手槍！

火車在黑暗中飛馳着前進，我立着，猛烈的風向我吹拂。

一切都沉靜了：天空沒有一顆星，地面沒有一點火光，人們沒有一些子聲音：他們都沉睡着，沉睡到死裏面去了。我獨立着，猛烈的風向我吹拂。

呵，我讚美這飛馳的火車，我讚美這猛烈的風，牠們是強者，是力，是堅強的意志的象徵。

在一切都黑暗，一切都靜默的當中，以一種狂飆暴發的方量，作出大的聲音，迅疾的行動，暴烈的摧殘，不顧一切的攻擊來，這樣，才表現出人生的真的意義來罷。對於深夜的酣眠者，一切教訓同勸導是毫無用處的。因為，無論你的道理怎樣高深，你的言詞怎樣巧妙，不先想法子灌進他耳朵裏去是不行的，不先叫他醒來是不行的。我們的心，不是常以強暴的力跳動着的麼？我們的血，不是常以迅速的行動奔流着的麼？爲什麼我們的行爲，就要搖搖擺擺地，斯斯文文地，裝起儼乎其然的樣子呢？

——我獨立着，猛烈的風向我吹拂。

現在我們的國家，不，應該說我們的民族，不已經像一個垂死的老人麼？從這垂死的病榻上，不僅只能聽到若斷若續的低的呻吟麼？而所謂革命運動社會運動者，不僅只是傳單，宣言，通電之類便以爲了不得了麼？去年被洋大人的槍打死了許多人，開追悼會。今年被中國大人的槍打死了更多的人，開追悼會，而且連追悼會都不

敢痛快的開呵！這樣的民族，是只有讓死滅盡了的，是只有讓丟在時代的老遠後頭的。再不然，便只有把他們赤裸裸的皮割開來，讓他們看一看自己鮮紅的血，讓他們看一看跳動的心，並且嘗着深澈的痛楚。在嘗着了深澈的痛楚之後，他們閉着的眼也許睜開，聾了的耳也許復聰，被油蒙了的心也許重新活動呢。而這是需要力，需要強暴的力，給他們以毫不顧惜的打擊呢。這種打擊，不要像母親打她的孩子，手雖舉得高，但落下來却是輕的，應該醫生似的，一直割到病根的最深處，仇人似的，一直打在致命的地方。

——我獨立着，猛烈的風向我吹拂，火車在黑暗中飛馳着前進。——

火車走了十五小時，比平常三倍的時間，在上午四時，終於到了C城。

所有的棧房通被兵佔滿了，我們經過許多次詢問，天快明的時候，才找到一處偏窄的地方。而所有的兵，從M縣以來，他們臂上都刻着他們主人的印記：有T.字的是T總司令的軍隊，G.字是G師長的，V.字是V軍長的。在這一點，我不能不佩服軍閥們的進步了。

去年我到河南，又從河南回到湖南，沿途我看見許

多許多的新兵，聽說是馮玉祥招的。後來我又在湖南看見許多北方軍隊，是趙恆惕及唐生智的部下。聰明的軍閥，已經學會了“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的教訓並且很靈巧地運用了。他們因爲不能到旁的地方作戰，便用了旁的地方的人到本地方來作戰；而這中間最聰明的一個，便是用白俄兵的張宗昌呵。現在，他們又學會了“家丁”“親勇”的辦法，把所有的軍士通變成自己的奴隸了。軍閥是這樣進步得飛快，但是人民呢？

在C城住了一天，濃濃的細雨只是下着，我只出去跑了一趟。對於C城，我沒有什麼要說的，像這樣一個沉滯在十八世紀的古老的城，我有什麼話可以說的呢？

晚上寫了一封信給W君。

W。

現在我已經在C城，明天我便要由小的帆船，把我裝到Y地方去。據說要走三天或者四天呢，呵！

我出京的時候沒有告訴你，或者使你不很高興罷！但是，除掉與這次旅行有關的兩三位以外，我什麼人都沒有告訴呢。我的出發是這樣匆促，又這樣熱烈，來不及告訴什麼人了。

北京引起我深刻的憎惡，尤其是那些學生，尤

其是那些號稱急進的革命的分子！

你是知道的，我對於所謂國民大會者，是向來不參加的；對於那些請願同口號同傳單，是向來只加以輕蔑的一瞥的。“弱者的表現呵，無聊的舉動呵，”這是我向來的批評，然而他們竟會作出比國民大會，首都革命一類東西更無聊更衰弱更卑鄙的行爲呵！ *Minaling*

三月十八上午，我跑到學校裏上課去了，在學校門口看見學生們列隊出來。他們告訴我說參加國民大會去請願遊行，我也樂得不上課，順便去看在醫院裏的C君去了。

下午四五點鐘，我才聽見那可呪咀的消息。

晚上我不是到了所謂各界聯合會——名字記不大清楚了，不知錯未——那會場裏去了麼？這樣的會，我是向例也不去的。不過我想，經過了這樣一次屠殺之後，人類的血也許會騰沸起來罷？人類的心也許會跳躍起來罷？人類的胆也許會變成勇敢的罷？抱着這樣的希望，我便跑到了那會場裏。然而失望喲，無限的失望喲！自從那一次以後，我便深深地憎惡北京了。

聰明的主席只輕輕地用一句“凡是近於理想

的辦不到的提議都暫不付表決”的話便把激烈點的提議都壓消了。其實可憐呵，所謂激烈點的提議僅只有一個人主張設法擾亂北京的秩序，趕段祺瑞滾蛋而已。這已經是很溫和的辦法，而聰明的主席已經大驚失色，²⁷若大禍之將至地趕緊設法消弭了。所有尖頭人樣的市民，學生，急進者，革命黨都從容溫文地討論着瑣屑的條文，爭辯着細小的字句，而結果議決了傳單，宣言，通電等項，而已經費了四點鐘的討論了。這時候，執政府門前的血還流着，死者的體溫還沒冷却呢！我憤怒，但是我的嘴却不讓我說話。從那時候起，我便深刻地憎惡北京了。

三月十八大屠殺的影響是怎樣呢？女人們流幾滴眼淚——這個我並不否認——男人們留着聰明的微笑，而且躲避了，因為段祺瑞有拿捕共產黨的消息。有人向一個革命黨的重要分子提出暗殺的計畫，並且有了具體的辦法，只要他想法子供給一點接濟品。那個革命黨的重要分子微笑着說：“現在用不着呢。我們的黨是有了根據地的，很可以慢慢來，用不着這樣的辦法呢。要是完全失敗的時候也許可以用，慢慢來罷。”於是那個人也露着微笑走了。從那時候起，我便深刻地憎惡北京了。

有一個激烈分子，因為怕被捕，連國民新報都不敢看了。又一個畢業以後可以有飯碗的大學追悼死的同學的時候，校長竟出來大訓話，說學生們應該安心讀書，不問政治，而那天死傷的同學是受有政治的野心底人所利用的。從那時候起，我就深刻地憎惡北京了。

兩月以前，我們便聽S君在H省的N縣一帶，乘着戰爭，H省內部紛亂的時機，在那裏組織軍隊，聽說人數很多，地方也不很小。不過因為交通梗塞，詳細的情形不知道。但是，他有兵，有槍，可以打，可以殺，這是顯然的事實。而現在所最需要的，便是槍同殺。所以我挾着我的憎惡出去了，我將把我的憎惡充分地發現出來！

所以我走了，而我底走也沒有告訴人們。你或者會驚訝，會覺得奇怪呢。然而這也沒有什麼。當感到腫脹似的不舒服時，誰都願意痛痛快快地割一刀的。這問題是：不在乎感到了之後願意割與否，而在乎自己感得到與感不到。病是誰都有的，不過有的人不自知。你要是能够把他抓來，強迫地給他割一刀，這效果一定很大的。這種強迫手術的施行，我認在現今是最必需的。而這施行並不必什麼熟諳

的外科醫生。你只要給他一刀，流血的痛楚自然會使他醒覺，感到不可耐的腫脹病，然後自然會設法治愈的。

而我終於脫離了北京，有機會跑到“土匪”裏面去，這是何等可喜的事！危險嗎？我不知道危險是什麼東西。我們所有的只是一個頭，而這頭，一千多年以前，楊廣早發出“誰當砍之”的聲音來了。我覺得力在我胸中跳躍，發出宏大的叫號。

再見，朋友，若是我們有再見的時候。

時候會要來到的；或者你將看見我的屍體在無名的地方腐爛，為蛆蟲所吞食，發出激烈不可聞的臭味。或者你將看見我指揮着灰色動物互相吞噬，那樣偉大的吞噬，會發出連地球都要驚恐的震動來。而這兩者的結果都是一樣的。

你的朋友M。

我同L. T. 坐在高不到四尺，縱橫不到五尺的船艙裏，坐着，坐着，因為我們沒有法子站起來或者伸開腿睡。我們前面的艙裏，同樣的容積，却裝了五個人；再前面，裝的更多，我不能知道確實的數目。我們是這樣分部居着，——拿一床氈子從兩艙中間隔斷，再拿一床，從後面隔

斷。於是我們便成了彼此不相往來的部落了。這樣，我們每一部落在自己的小天地內談笑享樂，希望，忍受，歡喜與愠怒，度着漠不相關的生活。我們永遠住在自己的小範圍裏，沒有向外擴充的可能，也沒有向外擴充的志願，無論裏面是怎樣的黑暗，沉悶，空氣污濁。

船搖蕩着，蝸牛般在污濁的河水上盤旋。這所謂河者，不過是一條怠惰地流着的渾水溝，不到兩丈闊的水面，僅僅能容兩隻船相併走過，而我們便要從這樣的水上運到Y地方，我疑心牠怎麼能走這樣遠的路程呢。

我終於關不住了，爬出來，立在寬約一尺的船舷上，我的頭高出船篷。

我發覺了我是在無邊的平原中間。遼遠的，遼遠的，極我的目力，不能望見邊際。在這偉大的平原上面，結構着樹林，房屋，同綠的麥苗，像一個憂鬱的臉上結構着的微笑。而在我們的後面，西北方上，有一帶遙遙的連山，積雪在山峯上映着日光，把牠白的顏色散射着，如同神祕的少女的眼睛。在這裏，地球母親呼吸着均勻的呼吸，做着安靜的夢；然而，預兆已經來了，她的臉上露着黑暗的顏色。她的寧謐，與其說是快樂，不如說是無知罷。因為她忘却，忘却在她胸前的一切慘劇了。呵，我讚美你這仁慈而黑暗的地母！你生產，你撫養，但是你却教育，完全把

孩子們的道路留下，讓孩子們自己走。你只是坦開你母性的胸，讓孩子們吸取乳汁，以至於長養，成熟，而死亡；你再把他們冷的屍體，擁抱到你的懷裏。呵，我讚美你這仁慈黑暗的地球母親！你是一切生命的根源，一切力的供給。你生，但是你也殺；養育那有生存的堅決意志的，但是你的手也毫不顧惜地撲殺那些軟弱者。我願意你的公正，你的固執，你的野蠻，你的強有力將遺傳給你的孩子們，而不是你的含默，你的忍受，同你的淺薄。

太陽落的時候，我們的船到了S. 鎮，一共走了九十里路，在S. 鎮這裏，污濁的小河突然擴大了，她伸開來，佔據所有她附近的地方，湖似的，蔓延得很遠。無盡的蘆葦，從水底鑽出來，擁擠得很密，牠們都長得很直，很有力，像要把牠們許多的箭向天空刺着似的。“這還未曾長成呵，”我心裏想，“這就是水泊了，但是我們的英雄呢？”

S. 鎮應該是一個衰落的名城罷？在這裏，曾經是悲劇和喜劇的舞台罷？雖然現在已經爲人們所忽視所忘記，然而偉大的敵樓，堅固的城牆，還留着全盛時代的紀念。城牆底下，泊着許多夜宿的船隻，正在船尾上，作他們的晚餐，一簇一簇的火光，在蒼茫暮色中露着紅燄。被這樣的景色引誘着，L. T. 也走出來了。他的目光立刻觸到一個老頭兒了：

“喂，老頭兒！”

那老頭兒遲鈍的眼睛還沒有考查到叫他的是誰時，我們的船已經走過了，L.T.立刻又叫第二個人：

“吃過飯沒有？”

“那兒來？”他回答。

“船在什麼地方停？”L.T.問。

“前面，唱的地方。”第二個人答。

“吃的什麼？”L.T.又問，我們的船又走過了，我們旁邊正有一羣用飯的船夫。

“棒子麵，吃一點罷。”沒有等到回答，船已經走過去了。就是這樣不經意地，含着康健的玩笑意味地，我們互相問答着，誰也沒有留意到同他問答的是什麼人。

船停了，天色已經深黑，我們上岸去，本想找到郵政局送一兩封信的，但是去得晚了，只在荒涼的，幾乎半空虛的，被近代的都會把牠的生命剝奪去了的古城裏走了一趟。

我們在一家酒館裏。

在這還存着中古風味的古城裏，花已經凋謝了，歌已消滅了，只有酒還留着沁冽的迷人的刺激。這裏的酒確乎是超絕的——除掉山西的汾酒以外。牠以一種沉

重的，深入的迷茫的力量引誘你，諂媚你，攻擊你，而終於一下子捉住你。牠的苦同辣是醇和而悠永的，不獨刺激了你的嘴同唇，並且刺激了你的心。這樣的酒喝了一杯到口裏的時候，牠慢慢地沁散，佈滿了你的口腔，經過喉頭，進到胃中，又佈滿了胃壁；牠慢慢地沁散，走到你全身的血管裏，最後歸宿到你的腦袋。有許多細微的東西，不，細微的力，在你的全身經過，聚積來，歸宿到你的腦袋。於是你便會覺得一種新的生命，新的靈感，超乎尋常的，非世俗的，蔑棄現實的，在你的腦中發生。而劣味道的酒只使你討厭，像遇見世俗的官僚似的。

花已經凋謝了，歌已經消竭了，人們已經把這兒忘記了，只有酒還留着沁冽的迷人的刺激在這虛空的古的大城裏。

因為聽說第二天有開到 Y. 地方的小火輪，可以在第二天日落時走到，我們便想辭謝船家，決定搭小火輪走了。

“這船什麼時候能到呢？船家。”

“怎麼能定呢。遇風好，兩天半；不然，得三天，三天多呢。我們儘快走，也要看天老爺的意思。”

“那麼，我們有事，想趕快，不能再搭你的船了，坐小

輪船罷。”

“小輪船可是明天一定到的，是不是？先生們有事要趕快，我們怎麼好說什麼呢？是民船，走不快，沒有辦法。那麼，先生明天搭火輪船罷？”

“是的，可以早到一天呢。”

“那自然，民船那有火輪船快？先生們要趕路，我們也只有願意先生們早到的。那麼，我們把船開上去，靠着輪船，明天一黑早上好不好。很對不起呢。”

“這樣很好，明天早上叫我們呢。”

第二天早上三點多鐘，船家已經起來了，他提着燈送我們到火輪船上，並且替我們搬運行李。臨走的時候，他說：“回頭見，先生們，真是對不起！”我看着他的背影在黑暗裏消滅了之後，才回到我們的地方，仰臥着。我們是在船的頂層，星星在我們頭上輝映，露水在我們身邊浸潤。我忽然覺得對於那船家，起了一種無名的留戀，無名的惆悵。他是那樣謙遜，那樣柔和，那樣殷勤，他的話那樣和婉而有禮，真使我覺到一種溫存，一種安慰呢。在漠不相識中偶然遇見，又從漠不相識中別離了，想到在一日中看慣了的健壯的身體，忽然從我眼前消失了的一件事，真使我有點不大舒服呢。

船上的人是這樣多，我們的身體互相擁擠着，擁擠

到沒有隙地了。不久我也熱心於這些擁擠，留心着自己的地盤，觀察着別人的行動，把我感傷似的情感完全驅逐了。好像無所容心似的L. T.，大概是因為晚上睡眠不足罷，已經利用紛擾中的一小塊安靜地方，睡着了，一直到船開的時候。因為船的開行，繼續着的紛擾突然停止，L.T.也驚醒了。

船在黑暗中行走，被驅的水波打在蘆葦叢邊，發出細微的聲響。遠遠地有樹的影子，牠黑暗的輪廓不時變換着。一顆光明的星——大概是金星罷——在我們面前輝耀，投她的影子在河水裏，隨着我們行走。

溫熱的朝日漸漸把曉風的清涼驅逐了，而溫熱不住地增加，直到我們都感到一種窘迫似的難受，而我的脚也被擠得發酸。時間便在窘迫和擁擠中間溜過去了。

一羣乞求的小孩子隨着船跑——“大爺~~~~大爺，賞一個罷！”這樣聲音從他們每一人的嘴裏響着。有人丟一個銅子到岸上去了，他們立刻追逐，擁擠，爭奪，許多的手都向那一個銅子伸出，許多的身子互相迫壓，許多的頭攢在一處而互相撞擊，直到那一個銅子入了某一人的口袋裏，於是又奔隨着，用更大的聲音叫。鄉人們便享樂着這種景像，從他們污穢的錢袋裏掏出銅子來。他們看着旁人的爭奪，迫害，攻擊，而從這裏面感着到殘殺，強

權同隱匿着的報復底快感，於是張開灰黃的嘴笑了。被壓迫者是沒有同情也沒有憐恤的，他們受了嚴酷的鞭子，却強烈地希望着把這鞭子贈給別人。

一個紙包從船艙裏飛到岸上了，照例經過艱苦的搶奪之後，才到了一個孩子的手裏。他打開，但是失望了，紙包是空無所有。“混蛋！騙孩子們幹嗎？”L.T.怒了，發出粗暴的聲音。大家都睜着驚異的眼睛看着他，但是誰也沒有作聲。然而這也只是閃電似的一瞥就過去了，他們依然嬉笑着，銅子和紙包之類依然飛着，孩子們依然追逐着。

我討厭那些從鞭子底下享樂着的鄉人們，我討厭那灰黃色的嘴裏的笑，我討厭那些以自己的身體供人們愉樂的孩子們。我對於他們沒有同情也沒有憐恤，只剩下深刻的憎惡，同對於那些鄉人們一樣。同情是不應該給那些自棄的人們的，只有讓他們死滅，而且更好是促成他們的死滅。因為憎惡，我用我的被子掩着頭睡了。

船在T村擱淺了；此處有一段地方，為輪船所不能通行的，必須起駁。於是我們的拖船便解了纜，緩緩地流下。船走得這樣慢，又這樣寧靜，好像覺得牠並沒有走。

“屍體，屍體！”一個驚擾而好奇的呼聲。

在我們的船左邊，浮着一個人類的屍體。

牠是完全裸赤的，俯臥着。牠的頭同手足，都沉在水裏，完全看不見，只裸露的背同臀部浮着。牠的皮膚，已經腫漲得非常之大，尤其是臀部，比肩要大二分之一，中間凹下的曲線已經完全消失在腫漲底下了——一個平而圓的東西。牠的背上，現着青的綠的黑的顏色，水面以下可以看得見的部分則是蒼白的。奇異的斑點，錯綜的條紋，還有腐爛後的小窩，在各處雜亂地散佈着，在這上面，你可以看見一切紛爭，極亂，醜惡，同一切觀照，變動，和沉迷。你可以看見牠青灰的眼睛，死魚的眼睛似的，凝視着水底——這大概就是牠所以俯臥着的原因，牠不需要凝視天空，而需要凝視着那深黑的，返射着神祕的微光的水底。你可以看見牠垂着的頭，垂着的手和足，腐爛的肌肉在上面游離着，飄浮着，而這頭，這手和足，同時也希望從主體那裏游離，飄浮。這是一個屍體，人類的屍體，生命已經從這裏取去了的，但是牠却創造牠自己的生命——靈魂。牠變化，腐敗，游離，以至於消散，而且用青灰的眼睛永遠地永遠地凝視着水底。船從牠面前經過，水波蕩動着，牠好像輕蔑似的，走了開去。

水面是這樣平靜，船走得這樣慢，我可以儘量地儘量地觀看浮在我面前的屍體，貪婪地望着那屍體。生命

確是從牠那裏走了，但牠並沒有消失牠的靈魂，牠依然有一個奇異的微妙的爲人類所不能了解的靈魂，走着人類所不能了解的歷程，而且用青灰的眼睛永遠地永遠地凝視着水底。

我們從黑暗中出發，也在黑暗中到了Y地方。

拘束了一天的足又觸到地面，給我以適然的快感。我的脚想要跳，跳，儘量地跳才好呢。一輛洋車——我們並沒有坐，只把我們少數的行李放上——把我們領到市裏，並且代我們找了一家客店。

這樣，我們就在一個小的古式的旅館裏住了一宿。

一個圓圓的，蠢蠢的，而又誠實的臉子的伙計來了，給我們提了一壺水，兩個土磁的碗，放在桌上，很抱歉似的說：

“對不起，沒有好的碗呢。”

“這個就成了。”

“碗通給大兵摔了，只剩得這樣的土碗呢。”

“這裏也駐着大兵嗎？”——我們雖然知道駐大兵是很平常的事，但是想不到小的Y地方也蒙他們光臨了。

“剛走了不久，打東西，有時候還要打人。”

這一晚上，我們就只說了這一點點話。

第二天我們早早地起來了，因為我們只知道每一天差不多有一趟南下的火車，但是誰也不知道牠什麼時候會來到；車站上的職員，也同樣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來到，所以我們不能不早早地等，並且不能不早早的起來。然而我們却並不因為車沒有一定的時刻而不滿意，因為只要車走，一天一趟，兩天一趟，甚至於許多天一趟，已經是軍閥們特別的恩賜了。受了這樣的恩賜，是應該感謝的。

覺得時間並不怎麼樣急促，便到街買了一尾活的魚，讓小飯館裏給我們作——客店裏是不賣飯的。一個像店主人模樣的中年人走來了。

“魚是剛買的嗎？很好。”他稱讚似的說。

“是的。你們這裏的魚真不錯呢。”

“多少錢？”

“三十八個子。不貴嗎？”他用手估了一下魚的重量。“大概十四兩罷，貴一點。三十八個子可以買一斤。預備怎麼吃呢？”

“叫小店裏作去。”

“那最好是看着他治罷，恐怕拿不好的魚換呢。”

我們稱謝了他的好意，並且實行了他的忠告。

這一次我們吃了好味道的鮮魚，不獨生長在北方

少吃魚的L.T.說好，就是住在水邊的我也覺得這次的魚非常之好；但是我却不知道應該感謝廚師的技術或者還是應該感謝店主人的好意呢。——他的意思，好像一切都應該猜疑；小而至於烹魚，也應該去監視着；然而我却不能說他是一個狡猾的東西。這是經驗告訴他的，而經驗的本身却不負有任何的責任。

車站上等了五小時，而車終沒有消息。倦了，風又吹得這麼大，飛舞的塵土有如濃霧，使我們不能不找一處躲避的地方。

在車站後面發見了一家供給行人休息的小店子，便走進去了。這是一間三連的房子，當中的一間，是廚房同貨物陳列的地方。西邊屋子裏的坑上，躺着四個兵士，我們便進了東間。剛剛坐下，一個兵士跑過來了，跟我們閒談。他有着圓圓的臉子，上面顯着愚魯，誠實同幼稚的笑樣子。他露着天真的笑容，活潑地，輕快地，從我面前走了，他的行動非常有禮。他告訴我：前一次京津戰爭時，他正在前線上，一伴兒五個人。一粒炮彈打來，他們四個通死了，他自己沒有受傷。他說着，笑了，是天真的幼稚的笑容；但是回憶似的，他忽然靜默下去。在他的眼睛裏，我看見了一件東西，陰暗的，凝赤的東西——戰爭的恐懼。隨

後他向我一舉手，走了。“還是未成年的孩子呢，”我心裏想；“而他的心，也還有被戰爭所沒收呢。這應該是一種罪惡，因為他不知道，完全不能知道他所作的。他生，或者他死，他自己不能負有責任，而且也不能明瞭其中的意義，這完全是不正當的。”

然而號稱人類的這東西，又是怎樣懦怯的呢！他們不能抵抗，甚至於不願意抵抗。只有奴隸的生活於他們是適宜的，因為他們可以不負有責任。

火車沒有來，我們等着，發出怨言，而且等着。

本來我們的車票是買到P城的，但我們在L鎮便下了車，因為在車上打聽了從L鎮到N縣比較近點。

從Y地方一同上車的有一個兵士，因為沒有票被驅逐下去了；但是車剛開，他又跳了上來。

“媽的；我在奉天，三塊錢奉票一個月，現在回家，那裏還有錢買車票！”他憤憤地罵了。其實，這所謂車者，也不過是充滿着垃圾同煤屑的貨車，污穢，而且擁擠，我似乎也覺得沒有買票之必要。何況他又是一個兵士？而我們竟買了票，並且買了超過路程的票，這是一種損失，也是一種侮辱。

在顛頓，擁擠，污穢，寒冷的貨箱裏裝了一夜，黎明時

我們到了I.鎮。我們走進了門口寫着某某鏢局的客店裏。一間黑暗的矮的屋子，東邊是一條土築的長坑，佔去了全屋子二分之一的地位，上面鋪着破爛的污黑色的蘆席。西邊一個約三方尺的木條窗戶，全用茶黃色的紙糊着，從這裏透進淡薄的光線來。案子底下，跛腿的桌子，黑得跟泥土似的，是我們休息同進食的地方。

因為N.縣是很不安靜的地方，S.君的職業——呵，我怎麼一不小心，就寫出了‘職業’這樣可笑的字樣呢。‘職業’這很有點滑稽味兒了。應該說，S.君的遊戲——並不為鄉人們所喜，同我們在鄉人眼中，是異言異服者的原故，我們的地位，便覺得很困難。要從他們口中打聽到S.君的消息，幾乎是不可能；便是打聽N.縣的路程，也好像很犯忌諱似的。對於鄉人們是這樣的：當他不疑慮的時候，他可以將一切所知道的通告訴你；但是他稍微有點懷疑的時候，他便一字也不肯吐，並且要監視你的行動。

我們吃飯的時候，L. T. 忽然用他那笨拙的可笑的H.省土音——完全不是他平常說話的口音——說：“店家。”一個矮矮的，圓面孔，眼睛斜斜的人走來了。

“還要什麼菜？”

“夠了。我向你打聽一件事。這兒到N.縣的道路好走

“不好走!”

“N縣?”他眼睛斜斜地望着我們，似乎吃驚了。

“是的，我們到N縣去，不知道道路好走不?”

“客人那裏來的?”

“北京，我們是北京念書的，在京師大學堂。”所謂京師大學堂者，當然是冒牌的話，因為只有這樣一個學堂的名字，說來他們大概可以知道點。

“那麼，到N縣去嗎?”他重複地問一句。

“我們本要到S府去的。北京有一個朋友死了，他家在N縣，家裏沒有人，現在連信息也還不會知道。我們要先到他家裏去，報信，並且替他料理一點家事。”L. T. 頗為義俠地說着，“坐罷，喝一杯酒。”他雖然很謙遜，但當L. T. 把酌滿的——杯送到他面前時，他便一飲而盡了。

“真難得，爲朋友的事!”他嘖嘖稱讚了。

“沒有什麼，”L. T. 謙遜地說，“在外面走的人誰不是靠朋友? 何況我們也不過順便去去呢。不知道道路好不好走?”

“現在的年成，講什麼? 山爺，各處都是亂的。這裏往東去，不好走。不過要去也還可以想法子。這裏到Z村九十里，再過去到N縣大概是七十里。我給你二位找一個熟趕腳的來。不是熟人，許多的莊子不讓進去呢。”

“他們怎麼樣鬧的？”

“還不是，綁票，排人！聽說也有大股的。”

“大股都在些什麼地方？”

“那可知不道。這裏往東去就不好走，可是還不看見有什麼鬧得頂凶的。”

我們看見問不出什麼消息來——我們所急於要知道的是S.君究竟在什麼地方——也便不再往下問了。後來我們要他雇了一輛轎車到Z村。趕車的是一個老頭子，灰白色的鬚鬚差不多同他灰白色的頭髮混在一起了；但從他灰色的眼睛跟高大的鼻子看來，覺得他的相貌並不獯醜，倒很溫和似的。他告訴我說他已經從這條路走過好幾次了，都沒有事，不然也不敢去的。

這樣，我們便入了一個奇怪而可笑的环境裏。我們完全拿出假的臉子對待鄉下人。但是，在與我們所作的事有關係的時候，或者，為我們用的方法所必須的時候，我不知道什麼是假的，或者什麼是真的，“必須”便是無上的真理。

從L.鎮到Z.村的灰塵是可怕的。我從未見過這樣的灰塵，以後也許不會再見。牠們從牲口的蹄子底下起來，成了一陣陣霧似的東西，把你籠罩，遮蓋，終於把你埋沒在裏面。牠們以不可阻擋的勢力向你攻擊，佔據了

各處，在你的眼窩，鼻旁，耳內，口邊停留着，堆集到極厚的程度；牠又侵入你的身體，雖然在幾重衣服的保衛之下。大約走不到五里路，我望見趕脚的已經完全變成一個灰土的人；我呢，感謝車圍底遮蔽，只在耳孔裏抓出一大撮一大撮的灰土來。壞的思想似的，以細微的不斷的力量向你侵襲，估據的灰塵，實在是可怕的東西。

我們望見一個騎馬的人，他左臂上纏着一個半紅色半白色的符號。趕車的讓我們躺下，不要給來人看見了。於是，我們便取下眼鏡，用手巾包着頭，並且拿一條破氈子把我們衣服的全部蓋着，於是我們的外表，在粗粗的視察之下，便不會與鄉下人有很多的分別了。或者是因為這樣的假裝很好，或者是因為幸運，誰知道？騎馬者並未注意我們，走了。他走了很遠很遠，老頭兒謹慎地輕輕地對我們說：“山爺！”他的聲音抑沈而帶有恫嚇驚懼的意味。

“是嗎？”

“怎麼不是，——老頭兒似乎覺得我們太不經事了——他們還在城裏走呢。”

“官兵不拿他們嗎？”

“敢拿？他們進了城，也跟平常人一樣，官兵怎麼認得！就是認得了，官兵也不敢拿。他們都帶得有盒子砲，不

怕死，拿他們總不是一件好事。”隨後他指給我們看：“這裏，往東南四十多里，都是他們的地方，山爺。”停了一會兒，他又變了一種好似誠懇的音調對我們說：“以後看見騎馬的，先生們，切不要作聲，我對他說好了。要是問，只說是郵政局作事的師爺好了，不要說念書的。你想，他們一聽，學堂裏念書的，不是有錢的嗎？那可不了！我們趕腳的，只願先生們好，大家都好，難道有不願先生們好的嗎？只要怎麼好，我們就怎麼作。”

我沒有作聲，想到土匪，想到土匪的巢穴，想到 S 君，想到善良而庸劣的老百姓。

我們像在一個死的區域裏行過。所有的村莊都關着門，所有的人都躲在家裏，所有的田地都荒蕪着。我們從這裏走過，車輪發出可怖的呻吟，像墳場裏梟鳥的叫聲。

每一個莊子的門前，差不多都用鐵絲攔着，不讓車輛走過，於是我們便得繞許多路，從那含着敵意的緊閉着的莊子門前走過，莊塚上的槍眼，空洞而且深黑，投我們以狡猾的猜忌的目光。我們的車從一條溝似的道路（這樣的道路在北方不會很少的）中經過，我們的老英雄屏息着，不絕地鞭策着馬，而車輪發出沉重的呻吟。

當他的鞭子落下來的時候，馬的皮膚微微動抖一下，舉起牠疲乏的腳來，略略增快地走了四五步，又恢復牠原來的速率了。但是天色漸漸不早了，危險地段雖然已經過去（這個我從我們的老英雄又復大聲斥罵的態度知道的），好像離Z村還有很結實的一段路程。馬呢，不知道是太疲乏了或者是被打的麻木了，鞭子落下去，牠的皮膚雖依然微微動抖，但腳無論如何也不增快了。

“死東西，他媽的，吃飽了！”老頭兒憤憤地罵着，鞭子落下去更有力量，但並不能幫助可憐的東西舉起牠的腳步。

“要是我駕起那個青驃子，哼，一天百二三，車子跑得只吱吱叫。怕扣留，只好弄這個東西來，他媽的，死跑不動！”他又繼續着說，“要不是繞那多路，也快到了，先生。”

那個可憐的動物，八點鐘之內拉着三個人跑了九十里地，已經很疲倦了，這時候，牠除掉一步一步挨着走之外，再也沒有能力快跑。鞭子像一陣暴雨似地落在牠的背上，斥罵的言語石頭似地從趕腳的嘴裏滾出來，牠只聳聳牠的耳朵，搖牠禿得像棒椎的尾，而牠的步子，依舊是那樣遲鈍，沉重。牠的頑梗的態度使老頭兒生氣了，他拿出支車棍子在那可憐的生物的瘦脊背上打了十幾下，支車棍破了，斥罵的言語，又石頭似地從他嘴裏

滾出來。這樣，那生物快跑了幾十步，又回復遲鈍，沉重的步伐了。

我在上面連寫了兩次‘可憐’的字樣，其實我的感情並沒有為牠動過，我只是想：怎樣馴良的無抵抗的東西呵！奴隸們從主人那兒受到的鞭子，又賜給他自己的奴隸，這並不是不正當；而馴良者是應該忍受的。

天色快晚了，我們並不焦急。L.T. 依然用他談諧的態度小語告訴我說：“要是這兒遇見了rabisto——他恐怕趕腳的也許聽見，所以用了一個世界語字——我們也許少走許多路呢。”我想要說話，但是我的聲音被趕腳的斥罵打斷了，同時暴雨一般的棒棍子落到那東西的瘦的脊背上。

我們到了Z.村，一個少年立着槍站在土築的圍子外面，加我們以詰問。這樣討厭的詰問，真使人生氣，“你們這些無能的賤東西！當軍隊來時你們除掉磕頭以外沒有別的辦法，當土匪來時你們除掉逃避以外沒有別的辦法；你們所能夠做的，只是詰問和阻礙那些懦弱而無用的你們的同類罷了。你們無聊的詰問，能夠從我們這裏得到一點什麼嗎？沒有用的賤東西！”我心裏這樣罵他們。

我們剛預備吃飯的時候，趕車的忽然跑來：

“先生，我的牲口不吃草！”

“怎麼？”

“不吃草，有病了。我本想再送先生們到N.縣去的，現在牲口有病，不能去了！”

“走累了罷，不要緊，等一會兒就好了的。你先吃飯罷。”他坐下來，但是吃不到一半的樣子，拿着一塊餅又出去了。

吃過飯以後，我出去看，馬躺在地下，老頭兒忙着給他弄藥，半自語地說：“耳朵又不涼，只是不肯吃草！”他溫和的面孔帶着憂色，更顯得灰土似的了。那天晚上，他留着燈，好幾次起去看他的馬，那樣開心，那樣殷勤，像母親對她的兒子。呵，愚昧的貪婪的人，我告訴你們：奴隸雖然可以儘量鞭打，但不應該打到使他生病，因為那樣你會受有損失的。

第二天我們雇不到東去的車，雇不到一個給我們肩行李的人，於是我們便動身走了，行李在我們的肩上，重量支持在我們的腳上。走過四十來里以後，上午十一時，我們在一個小村裏雇到一輛農人用的車，天未晚時已經到N.縣了。

這時候，我們自稱爲學校裏派來調查棗苗的人，因爲N.縣出產棗子，而且正是棗花時節。

到了N.縣我們便扮出謹慎而且膽怯的樣子，向各方面打聽道路好走不好走，地方平安不平安。我們說我們要常常到鄉村甚至於隣縣巡遊，我們的事務使我們這樣的，所以我們必知道各方面詳細的情形。但是我們很失望，完全得不到一點S君的消息。

當我們在L.鎮的時候，人們談到N.縣總含着無限的恐慌，以爲那是不可測之地。我們所以擬定S君在N.縣，也因爲這是一個人們所恐怖的地點。（我們的朋友們是不會受人們歡迎的，因爲他們要以力底鞭子向人們攻擊。）我們在Z村的時候，東去的路幾乎不通。而我們向恐怖的策源地走了四十里之後，已經平安了許多，我們能夠雇到車。等我們到了N.縣，我們所得到的是‘安靜。’

經過這樣一番徒勞的奔波以後，我同L. T. 君決定到Q.城去。隔Q.城不到二十里，叛徒們在那裏聚集着，雖然我們不能確知S.君是否在那兒，但從那裏也許得到S.君的消息。

這天晚上，我們睡在一間很矮很黑的屋子裏，I. T. 的高的頭差不多撞在滿沾着灰塵的蛛絲上，門外的馬廐不時從破窗紙裏送進一陣陣臭氣來。我們躺在黑暗

裏，精神非常緊張。我們低聲說話，留心外面有沒有什麼輕微的聲響。

“S.君一定在那兒的！”L. T.決然說。

“這倒說不一定。要什麼緊，我們去好了，不在再說旁的話。”

“我想他一定在那兒的，因為沒有旁的地方可以讓他立足。”

“何必顧及這些呢？我們所需要的是跑，是奔波，是尋求一些異常的，激動的，有力的事情，那麼我們跑好了。至於S.君在不在，倒沒有什麼關係。那裏所有的是土匪叛逆，暴徒們，這並不是我們所拒絕的人，而且，他們也不至於拒絕我們的。我們將留在那兒，與他們一同劫掠，一同焚燒，一同殘殺。為什麼不呢？為法律，道德，或者是憐惜？沒有這麼一回事！法律是允許殺人的，道德是特為着創造來劫掠人的，而憐惜只是些紳士們用以表示他們的崇高的卑劣東西！到Q.城去，找S.君去！他在的時候，我們將連合起更有力的團體來，讓整個的城池燃成一把火，讓整千的人回到地獄裏去。他不在，我們便留在那兒，永遠留在那兒！”

L. T.再沒有說什麼別的，他睡了。我看見偉大的火災在我面前傳播着……

我們仍然雇車到Q.城。

這一次我們的車夫是一個少年人，他揮着鞭子坐在我的前頭，他粗澀的聲音在我耳邊飛着，他平板的背在我面前橫着。這單調而且固執的背，引起我的厭惡，比他的聲音更甚。牠是一種什麼東西，我不知道。這樣板滯，這樣僵直，我幾幾乎懷疑到牠底的生存。這是人類的背嗎？是支持着一切重量，主使一切活動，而成爲一種叫作“人”的生物的主幹的那東西嗎？爲什麼這樣魯鈍，蠢笨呢？從這裏面能夠發出好的思想，作出好的行爲嗎？我不知道在那裏面流動着的是一些什麼樣污穢的東西，我懷疑牠是生的，我甚至於懷疑到牠底存在。我憎惡，憎惡完全佔據了我，於是我閉着我的眼睛，想要藉這薄薄的一層阻障把憎惡從我隔開。

下午五點鐘，我們的車到了Q.城南關，城門關着（自然我知道所以關的原因，而我不能不發出斥責的冷笑，）我們不能進去；南關的客店充滿着灰色動物——多麼可笑的灰色動物！——沒有我們可以住的餘地。

“喂，朋友們，” L. T. 向一個站在店門外的灰色的東西說，“能不能給我們騰一間房子？”

他愕然了，似乎吃驚於我們的大膽，又吃驚於我們的大膽之必有所憑藉。

“不能，我們的房子還少着呢。”他頗爲客氣地答。

“沒有辦法，請想法子騰一騰罷。”

“不能，沒有房子。”他走了，於是我們叫車子轉西關，而我們却不能徑直地到，因爲我們被阻於許多柵欄。到了西關，我們並不能不費力於尋求我們的寓所。

我們的主人有着圓的，平板的而且畏怯的面孔。而我們剛才坐下時，立刻有一個穿着精悍的，整潔的短衣服的人，來和我們攀談，從主人對他底恭敬與他自己所表現的浮滑面孔上，我們知道他是官中人。當然，他不會從我們這兒探到什麼新鮮或者是可疑的痕跡的；所以，當他詞竭而走的時候，我能夠從他臉上讀出滿意和失望的表情——滿意於我們並非歹人，而失望於他不能有所發現。

吃過飯以後，主人給我們泡了一壺茶，我們請另外的三個客人同喝，於是我們中間有了很愜意的談話。

他們中間，一個老頭子，六十多歲了，但很是強健，他同樣的腦壳底下藏着一沉默的腦經，雖然不無很多的憂傷和牢騷。兩個中年人，一個比較誠懇，然而他的話却非常憤激。

“爲什麼客店裏都住滿了人呢？”

我們慈善而畏怯的店主人說：“避土匪呢。他們吃不

過，只好躲到城裏來了。沒有一家不住滿了的。後邊棚裏，老太太們都住在大車上。這後面（他指着後面一間小不到五尺的房子）就住着兩家，是親戚，他們都躲到城裏來了。”

“走得動嗎？”

“不走，成？沒有法子。以前他們只縛闊人；現在，有三畝的也縛，兩畝的也縛，一畝的也縛。縛去了，叫你們出錢贖，不贖的，燒你的莊子；誰敢不贖？不走的留着給他們打圍子，種地，給他們貼錢，一畝兩三塊，不走成嗎？”

“哼！你莊子裏只要來兩匹馬——他們都有馬呢——來縛人，誰都不敢動。一縛一二十。縛去了，他們問：‘你家裏多少田？’‘二十畝。’‘拿六百塊來。’‘你家裏多少田？’‘一畝。’‘這樣窮要你活着幹烏！’馬上拿出去排了。誰敢說家沒有田？六百塊錢那裏有？賣地罷，誰也不要。先生們，你說怎麼辦？只好管事的出來，莊子裏大家湊錢。湊一回罷，二回又來了；湊二回罷，三回又來了——”

“縛了又貼！貼了又縛！縛了又貼！貼了又縛！——”

“前天一次縛人，隔城裏只三里路。縛了去，聽說要五百塊贖呢。現在誰有錢？”

“那麼，你們縣知事呢？”

“他呀，不用說起，我們知事真是愛民！可是他有什么

麼辦法？帶兵去打過，幾回都打敗了，現在也不敢打了，只好守着城。人家有圍子守着，他看見你，你不看見他，去，不是白送命嗎？我們知事真是愛民，他真沒有辦法呀！”

“他爲什麼不報呢？他不報，上頭那能知道？只要他報上去，上頭派兵來，土匪還打不了嗎？他有圍子，駕大炮就衝了。”

“那不可憐嗎？圍子裏也不盡是土匪，三五十住着，其餘的都是好百姓，駕大炮不都打了嗎？”

“總是你們縣知事不好，他總得想法子呀！”

“他有什麼法子想呀？我們縣知事真好，真愛民，不要錢。”

“土匪也到城裏來嗎？”

“怎麼不來？前回他們頭子做生日，就是來城裏叫的戲班子。聽說唱鋼美案的是真人呢，駭得戲子不敢唱。”

“那你們就是這樣住在城裏嗎？”

“你們大地方的人真好，不愁兵，不愁匪！我們有什麼辦法？”

“有什麼辦法？哈哈！”我心裏想：“你們善良，懦弱，無用的老百姓，假如你們沒有辦法，刀子便將永遠擱在你們的頸上，一直到逼得你們有了辦法，能夠把刀子從你

們頸上拿開的時候。

“這一班東西，是多麼可憐，多麼柔弱！他們像在屠店門口的綿羊羣，除掉互相擁擠，或者把身子埋在同伴中間以便暫時躲避而使同伴代替了自己目前的命運之外再沒有別的辦法。人們竟是這樣膽怯的東西！我沒有憐惜，也沒有同情。對於你們，我將傾出我的憎惡。最先飲了我的憎惡的杯的將是你們，那你們只好怨你們的命！”

我想着，我微笑了，然而我微笑的嘴角是向下拉的。

這天晚上，我同I. T.定了先坐郵車到B.村然後步行折回到我們目的地的計畫，隨後我睡得很熟，是我出京以後第一次睡得最熟的一晚上。

我坐着郵車前進……………

天空成一個灰色的大圈，從牠底灰色裏出來鉅大，無形的暗影，籠罩着地，籠罩着人們的腦筋，籠罩着人們的靈魂。

地面開擴着無限的灰色，遠處的塵土被擾起來，從日光映成白色的煙，這是那惟一打破灰色的單調的。

爲什麼不應該流血？

紅的血將成爲聖水，將洗去人類的污穢。

爲什麼不應該焚燒！

偉大的火將使人們崇高，將燒去人們的卑劣和怯懦，將放出美麗的——呵，美麗的血的紅色，美麗的火的光！

血已經流了，乃是被卑怯的畜生們流的。血落在地上，滲入地的中心，發出狂怒的叫聲，這叫聲在我耳邊吼着。牠要求着報仇！

只有血能夠洗去血所染的漬印，只有火將助着血燃燒……………

我坐着郵車前進……………

01208

本書實價大洋兩角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月印刷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月發行

狂飈叢書第三

- | | |
|-------------|-----|
| I. 我離開十字街頭 | 培良作 |
| II. 天河 | 沐鴻作 |
| III. 給海蘭的童話 | 魯彥譯 |
| IV. 沈悶的戲劇 | 培良作 |
| V. 白夜 | 培良作 |

